

希特拉末日記

著 伯羅·伏萊特
譯 美子張 銓大沈



商務印書館發行

希 特 拉 末 日 記

著 伯 羅 · 伏 萊 特
譯 美 子 張 鉅 大 沈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初版

(94258)

希特拉末日記一冊

The Last Days of Hitler

定價 捌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H. R. Trevor-Roper

譯述者 沈大子 銓美

上海河南中路

發行人 夏鵬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著者序

調查希特拉死亡顛末完成後，我多靠英美許多朋友們幫助我寫成本書，我應在此表示謝意：但其中既有許多人還在服役，我可斷定其他的人一定可以寬恕我將他們一併包括在這籠統而不指出姓名的答謝中，並寬恕我祇提到一個人的姓名，他已是他們大多數人都熟悉的。我的朋友狄克·威特(Dick White)在希特拉死亡還是一個謎的時候，擔任情報局主任。調查之舉即由他發動，一九四五年九月在巴德·奧厄哈遜(Bad Oeynhausen)，他邀我進行。此後，他又鼓勵我寫成本書，凡我向他提出的任何問題(問題是很多的)，他亦給我不斷幫助。因此他不但是本書的父母，並且是它最後的助產士；我謹將本書奉獻給他。

特萊伏·羅伯

牛津，基督教堂街。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目錄

導言 英國空軍元帥戴德爾勛爵

第一章 希特拉和其王朝

納粹政府和納粹主義的真正性質——東方政策——政黨和陸軍——宮廷的發達——繼承權的競爭——赫斯的逃亡——鮑門——戈林——戈培爾——希特勒——希特勒的興起——希特勒和其野心——德國情報處——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的陰謀和其影響——希特勒的衰微和鮑門的興起——鮑門和戈培爾——希特勒仍舊是所有人無可爭執的主人

第二章 失敗中的希特拉

阿甫萊斯突破——面對失敗中納粹領袖的政策——組織和紀律的崩潰——『抵抗運動』——『人狼』——戈培爾的干預——理想上的虛無主義——陰謀後的希特拉——希特拉的日記——希特拉習慣的變更：他變成了一個神經

目錄

質的遁世者——希特拉的醫生——馬萊爾教授和其藥丸——希特拉健康衰退——醫生間的危機——馬萊爾敵手被辭退——斯登夫于醫生的任命——希特拉的催眠術和殺人慾

第三章 失敗中的王朝……………

九五

亞爾培斯比亞和虛無主義——技術主義者的哲學和其限度——斯比亞脫離希特拉——希默萊和希冷伯——希冷伯消蝕希默萊對於希特拉的忠誠——希冷伯建議清算希特拉——希默萊猶豫不決——希特拉對於繼承的失望——希特拉在柏林——伊娃白朗——希完林豐克洛錫克伯爵和其日記——喀萊爾和地下室中的星相術——羅斯福的死亡——純粹主義的愚人天堂——里賓特洛夫——希冷伯希完林豐克洛錫克和希默萊——希冷伯的自欺

第四章 危機與決定（四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 一三五

希特拉五十六歲生日——地下室——生日迎賓和會議——希特拉留在柏林——戈林離柏林南去——斯比亞的計劃和演說——希默萊和伯納陀特伯爵——斯坦南攻勢和其失敗——四月二十二日的會議——希特拉精神虛脫——希特拉和戈培爾計劃自殺——『留給戈林來處理』——無用的規勸——約特

爾和季特爾離去——希默萊接到了消息——希默萊計劃和費其林會晤——蓋不哈脫往訪地下室——伯幹往訪地下室——從柏林向南方的大撤退——哥勒把消息帶給戈林——戈林召集會議——戈林給希特拉的電報——希默萊和伯納陀特最後一次會談——希冷伯的誤解——斯比亞最後一次往訪地下室——希特拉仍舊拒不離開——地下室中接到了戈林的電報——鮑門的機會——戈林的撤職和被捕——戈林事件的解釋——斯比亞和里賓特洛夫離去——再一次無效的勸誘希特拉——柏林被圍

第五章 重圍中的地下室（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一八三

總理公署中留着的人——地下室和外界隔斷——立透豐格里姆和哥勒奉召來地下室——格里姆的旅程——哈那里脫斯起——格里姆和里脫斯起在地下室中——格里姆受命爲戈林繼任人——砲轟總理公署——哥勒就道去費爾斯登堡——地下室中的離奇生活——費其林的失蹤和被捕及他的降職——自殺會議——希特拉指望着溫克大軍——叛變的疑慮——希默萊與伯納陀特會議的第一個消息

第六章 「你也叛變了嗎？」（四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二〇九

希冷伯在丹麥——伯納佗特交涉失敗——星相家的外交——希默萊仍自認為希特拉的繼承人——希默萊議和對於地下室的影響——地下室內秘密會議——費其林的執行——格里姆和里脫斯起被遣出地下室——希特拉和伊娃白朗的婚禮——希特拉的兩個遺囑——鮑門和戈培爾——戈培爾對希特拉政治遺囑的附錄——將遺囑派送到柏林外去——三個攜送人和其旅程——呖萊塔豐洛朗霍凡惠斯和白爾台脫離開地下室——豐俾羅中校——惠特令將軍的報告——豐俾羅離去地下室——豐俾羅的任務和旅程

第七章 希特拉之死（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一日）……………二四五

希特拉聽到墨索里尼之死——愛犬被殺——希特拉向幹部告別——幹部中普遍感到的輕鬆——鮑門命令更多的執行——四月三十日——葬禮的準備——希特拉向宮臣告別——希特拉和伊娃白朗的自殺——亞克斯曼和康拍加屍體被移至花園——焚屍——曼斯非爾特和加奴——殘跡的祕密處分——地下室中的鬆弛和吸煙——鮑門將任命通知杜尼茲但掩飾希特拉的死訊——鮑門的動機與計劃——鮑門企圖與俄軍議和——克來勃斯被派去見柴訶夫元帥——克來勃斯的任務失敗——戈培爾將希特拉死訊告訴杜尼茲——杜尼茲公布希特拉死亡——戈培爾家屬自殺——集團出走和其失敗——鮑門的命運

——其餘宮臣的命運——希特拉遺囑的命運——其他亡命者的命運——希默萊和杜尼茲——希默萊的豫猶不決——希默萊的最後會議——杜尼茲罷免納粹黨人——希默萊自殺——結束

後記

資料來源考

附錄

二八二
二九七
三〇五

希特拉末日記

導言

英國空軍元帥戴德爾勳爵，盟國遠征軍副總司令，一九四三——一九四五年。

有一派歷史思想家以爲人類歷史的方向，大部分取決於政治經濟因素，而不由於個人的性格和行爲。我在這一次戰爭中所得的經驗，使我深深感到個人性格對於事物進程，往往發生巨大影響，有時甚至是決定的影響。在過去，除了研究文獻之外，罕有估量領袖個人人格和品性所發生影響的機會。他們的著作或許已有紀錄；他的話語也許已被記着；但他們的生命已經過去。以這種基礎而書寫的歷史，常因見解不同或因證據不全而不免發生曲解附會。

在這裏，我們用了活的材料來寫成歷史。特萊伏羅伯先生 (Mr. Trevor-Roper) 是一個情報官，受命擔任一步一步揭發希特拉最後幾星期中生活的任務。在履行他的職務中，他製成了一部歷史，正確而又生動，像他所追憶的事件同樣地可垂諸久遠。希特拉雖已死

了，他帶給人類的痛苦還是活着，不論他在其行爲的四週設法織成了多少的神祕，這些行爲現在由許多活着的證言和德國投降後得到的文獻暴露無遺。在這一個事例中，已沒有曲解附會的可能。特萊伏羅伯先生的故事在紐倫堡上蓋了印章。

希特拉是一個不準備讓歷史跟着任何預定的政治或經濟進程走的人。他在一種由差不多催眠的人格所激發的誇大狂中，決心由他本人來決定一千年中歐洲的歷史型式。這種人，按照普通標準，應該判爲瘋狂，但竟須用了英共和帝國，美合衆國和蘇維埃共和國的聯合力量，纔能將希特拉的瘋人組織，加以鏟除。

我不想在此從這可怖的瘋人院，即希特拉的朝廷，或本紀錄中描述的這些不合理的戰亂中，指出可以得到的教訓。我所認爲無法形容地感謝的，是民衆對於這瘋人判斷的瘋狂熱愛，竟能普及了德國活動的每一方面。「上帝想要毀滅的人，他必先使其瘋狂。」諺話的真理，以前從未如此斷然地給加以證明，深願世界上將永遠沒有一個國家，以後再讓它被一個誇大狂者所領導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第一章 希特拉和其王朝

現在新秩序已經過去，『千年長治久安的德意志帝國』已在十年之內崩潰，我們終於能在煙霧繚繞的瓦礫之中，發見關於這離奇而悲劇式插曲的真相。這是一個饒有興味的，亦是深有意義的研究；因為我們不但發見了事實的真相，並亦發見了我們自己錯誤的程度。如果我們要明瞭希特拉末日的非常故事，和領會納粹政治的真正性質，我們必須首先除去這些錯誤。我們必須承認希特拉不祇是一個工具；納粹國家不祇是（照字面意義所表示的）一個極權國家；同時它主要的政治人物不是一個政府，而祇是一個王朝——正好像東方任何蘇丹領土中王朝中朝臣一樣，雖祇有不重要的統治權，卻有着極大的陰謀詭計才能。我們並且必須知道納粹理論真正的政治意義，以及它在這些末日中保存其純正和決定事務的程度；還有須知道的，希特拉和陸軍參謀本部競爭的性質——陸軍參謀本部是一個和他意見格格不入的集團，他既無法加以解散，又不能加以消滅，有一個時候，他自己反而險些給他們所消滅。除非能夠明瞭這類政治上的事實和關係，一九四五年四月中所發生

的種種，便無法理會，大量繁複的證據，縱加收集整理，在某種意義上，結果仍然徒勞；因為事實的神祕雖可因此而解決，但解釋的神祕，可能反因而增加。

這些說法似乎是難以索解的。在過去幾年中，多少人在不知不覺中給納粹的宣傳所誘惑，以為納粹的德國在組織上是一個「極權」國家——全然完整，全部動員，並由中央控制着的！如果真是如此，德國也許已經打勝，因為它在時間上，資源上，和準備上，都有着巨大的便宜；但事實上德國的極權主義全非如此。由中央有效控制着的，祇是政策而不是行政。納粹黨所理解的全面戰爭，並不像我們所以為的（也許祇有我們以為的），將一切努力集中於作戰，將一切無關的工業予以停頓，因為在德國，許多不重要的，奢侈品的生產，仍舊繼續；它的意思，是指利用一切方法和資料實施不分皂白的戰爭。在納粹的德國，戰時生產，人力，行政，情報，都並不經過合理地集中；里賓特洛夫（Joachim v. Ribbentrop）在紐倫堡（Nuremberg）法庭上聲辯說，所有外國的情報，並不是由外交部而是由三十個各不相涉，互相競爭的，機關供給的，這個申辯，大體無誤。德國政治和行政的結構，並不像納粹黨所主張「金字塔式的」和「整塊的」，事實上它是許多雜亂無章的私人帝國，私人軍隊，和私人情報所拼湊而成。事實上，不負責任的專制政治和極權行

政，是不能並存的；因為政治不穩，有隨時發生變更的危險，加以私人報復的恐懼，使每一個人，不論其地位使他有權無權，都會想設法由公共的賭注中保留他所能得到的一部分權力，以保護其自己，來對付意外。結果，公共的賭注，便蕩然以盡。統治者的不負責任，引起了人民的不負責任；國家政治這個觀念，在宣傳之外便不復存在；政治便成為封建無政府的政治，這種情形，在一個其地位無可爭執的暴君的個人權勢之下，固能使它隱而不見，但他決不能使它的本質，有所變更。

對於這個暴君，我們中間也有許多人是如何的認識錯誤！他常被認為祇是一個工具，而實在的情形，卻是他個人的權勢，毫無疑問的，他能在他自己所創造的混亂上馳騁到底，並掩藏其真正的性質——甚至在紐倫堡的罪人席上，他還能從其墳墓中支配着他柔弱和卑劣的屬員。這種專制政治，如果沒有外來的力量加以阻遏，控制，想來加以糾正的內在抵抗，決不可能發生。權力一到絕對，誰都不能避免腐化。所有的抑止，謹慎，自省，祇有在權力不安全或有競爭中，纔能影響權力的行使，但權力已臻絕對，這些限制便不能存在；在希特拉的最後幾年中，我們已找不到在他較早時期所有的外交手腕和讓步，或我的奮鬥（Mein Kampf）中所有的保留和偶然謙虛了（註一）。

，其次是納粹主義的本身，這個德國革命的宗教，這使德國革命得到暫時但有聲有色地成功的基礎和原動力，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並不讓於引起以前一次大變亂的喀爾文主義。（法國神學者約翰喀爾文 John Calvin 的教義——譯者）。許多著名學者，曾檢討這個野蠻的北歐的荒謬制度，分析了其組成分子，發見了其遙遠根源，釋明了其意義，並解決了其錯誤；但對於這個使人喪氣的問題所有的一切著作中，最好，最有啓發性，最有價值的，在我看起來，並不是那些嚴謹的學者，亦不是這運動下善良的犧牲者所著的作品，而是一個失望的納粹黨員的作品（因為失敗常常是比勤懇或德行更好的一種政治教育）。羅希寧（Hermann Rauschning）是一個東普魯士（East Prussia）的顯貴，他是很早即參加運動的軍事貴族之一，希望可以利用了這個運動以達到其自己的目的。雖然他們的貢獻使運動成功，但結果仍受盡欺騙而未得酬償，在一九四四年的清算中，又看到了其階級最後的瓦解。羅希寧較其餘的人聰明，他及早由這他既不能控制又不能阻止的運動中，逃了出來，寫了兩本書（註二），明白暴露納粹運動的真義。他在參加或脫離政黨時，目的都非純正。他不是民主主義者，不是和平主義者，也不是殉道者（如果這種種都是純粹的職業）；同時他在理智上所得到的清醒，不由於受苦而是由於幻滅。事實的真相，和

使這種真相得以發見的原因，以及使它得以表顯的環境，本無關係；同時，雖然羅希寧並不好過他階級中其餘的人，但這也不能即用來作為對於他所著書籍的確評。在這兩本書中，他說明了納粹哲學中虛無主義的本質，這是旁的人所從來沒有過的。這種虛無主義，即現世界上受挫失的表現，在最初即是對於納粹運動的一種鼓勵；在納粹黨握權的時候，旁的較積極的利益逐漸寄生在上面，所以還不顯明；但在其末日時，即在本書所論的時期中，當所有的希望和利益都已離去，當所有的勁敵都已消滅或逃逸，而這握着無可爭執權勢的政黨已不復能有所供獻時，它便回到這原來的虛無主義，來作為其最後的哲學和告別。一九四四年冬天和一九四五年春天，由這命運已被判定的柏林城中所發出來的聲音，是納粹主義真正的聲音，已不復挾有一切附帶的呼籲，其極盛時代的讓步，而祇是再度歡迎着其原來公式的後果，不是『世界霸權』便是『毀滅』了。

到了一九四四年冬天時，這公式的正面已經失敗，除了少數盲目信徒以外是誰都知道的。這個正的一方面通常被稱為『世界霸權』，或『歷史上的偉大』；如果加以較嚴格的解釋，還祇有一個意義，——即征服俄國，滅絕斯拉夫人，和拓殖東方。這是納粹主義真正的使命。這是我的奮鬥裏的精髓（註三）；它給『毀滅』這個較為普通的名詞所掩飾，但

在羅希寧紀錄的會話中，仍到處可見（註四）；而在希特拉最後書寫的文書中，當時俄國人已到了柏林總理公署的門前，他傳給其人民的最後的和唯一明確的目的，仍舊是『征服東方的土地』（註五）。這個東方政策，在納粹主義中，極為重要；所有其他目的——征服法國和英國——都是其附庸的從屬的目的。法國的過失是因其傳統與東方聯盟的政策，這使它在過去三世紀中干預德國事務。英國的罪孽，是因為它不以海上霸權為滿足。它的堅持要阻止一個大陸國家來控制全歐的傳統政策。但俄國的大逆不道，則是爲了俄國的存在。三國的過失既各各不同，德國對於各個的反應，便亦都不相同，——至少在希特拉因沉醉於勝利以至拋棄了一切區別和外交以前，是如此的。法國將不成爲一個強國；它被降到一個二等國家的地位，這樣降低了，它便祇成爲個西方的哥羅西亞（Croatia）或斯洛伐克（Slovakia），雖然獨立，但已不足以左右歐洲政策。英國成爲一個純粹的海軍國家；它毋庸被抑入二等地位，——希特拉始終準備『擔保大英帝國』，——但它決不應再干涉大陸上的政治。因此，納粹關於西方的政策，是在使德國可以對東方根本問題，有毫無阻礙的處理自由。對於俄國，解決辦法決無如此寬縱。因為俄國的罪惡是它的生存，所以它的判決是毀滅。西方戰爭是一個傳統的戰爭，一個祇求外交上目的和目標有限的戰爭，在